

对已淘得之书细细品味

◎ 蒋星煜

上海《东方早报》之《上海书评》专刊，每逢星期日出版，有一篇文人访谈录殿后，内容与摄影均以藏书为主题。2013 年，承编辑不弃，有一次对我进行了访谈。

访谈录发表之时，题目则为《丢书记》。因为我在日寇于“八·一三”侵占上海之后，回故乡溧阳，敌机又连日狂轰滥炸，我未能将藏书搬迁即逃往北郊。原住处与藏书均随轰炸化为乌有。1938 年重回上海，当时爱文义路（北京西路）、卡德路（石门二路）之旧书摊正是黄金时期，我又购买若干光华书局、现代书店、水沫书店初版本以及若干麦克美伦版袖珍本诗歌等等，既喜悦之至，亦担心能否保存。果然，1941 年初春，敌伪魔爪已深入租界，我不得不绕道香港去重庆，这一批书在上海寄存亲戚家，后不知下落。在重庆六年，到米亭子等旧书店，搜得罕见译本多种以及《四部丛刊》单行本若干。抗战胜利，我先行东返，藏书托同事随中华教育电影制片厂东迁时再运回。同事受我重托，亦未草率从事，但电影厂将这一批书压在船舱底，时间一长，受潮过甚，书已稀烂，或结成块状。令我痛心之至。

新中国成立后，奉命参加戏改工作，我对之十分认真，乃大批购买参考书。不料，“文革”开始，我首当其冲。一小书柜被造反派贴上封条，反而得到保全，其余藏书以及著名作家书信均作为四旧而全部扫地出门，不知其下落。经过这五次惨痛经历，改革开放后，不再购买任何书籍矣。故作者将访谈称《丢书记》，亦符合实际情况，并非故作惊人之语。

书话家韦泱要我为其书话新作写几句话，我感慨万端。韦泱欣逢盛世，不可能再有似我辈之狼狈遭遇，淘书之乐乐无穷，如重温历史，如与古人对话，其情其

趣，非局外人所能设想于万一。

老人往往足不出户，韦泱最近成为丁景唐和我之间的单线联络人，我感激之至。当然，与我结交多年之文人与韦泱相熟者非仅丁景唐一人，还有一些，但共同语言不多，无联系之必要也。

韦泱所淘之书，已超越一般淘书者之范围，还包括某些签名册或登录簿之类，我认为眼光远大，可谓淘书、藏书之“创新”。此类图书虽无明刊本，称之为另类善本，亦未尚不可，因为确属海内孤本也。其史料价值未可限量，说不定若干年后，在某一事件中成为唯一令人信服之铁证也。历史之演变，原不以人的意志所能转移。

韦泱谈起《拼音》曾更名《文字改革》，并引用了一段“充满火药味”之原文，说刊物与作者被“政治所绑架”。我当然无异议。韦泱并列举老舍、叶圣陶、吕叔湘诸人对文字改革（即拼音化）的坚决拥护。说老实话，我至今仍怀疑他们是否真的拥护拼音化的。当时轮不到我这种无名小卒表态，要表态，也只能随大流，否则至少要挨上“右派”的帽子。我在写戏改文章时，也是宁左毋右的。

淘书者感到无书可淘，乃天大喜事。社会安定，人们在衣食无虞之余，才有可能淘书。藏书者生活安定，才有可能把玩藏品，或与二三友好对藏品进行探讨，甚至争论得面红耳赤。逃难之人往往首先考虑携带衣、食、住、行各方面生活之必需品，藏书至多只能选择有关职业之工具用书，其他书籍即使千辛万苦得来也只能低价出让。我为逃轰炸等灾难，一切身外之物无法携带，回到旧居只见一片瓦砾，书已化为灰烬矣！

劝慰韦泱，切勿以无书可淘为憾事。

我等当年淘书，失书之悲喜交响曲实为噩梦一场，何乐之有？！

如今感到无书可淘，正可对已淘得之书仔细品味，写一点有学术内涵的书话出来。如唐弢写《晦庵书话》时，最早生活并不安定，写来比较浅显。以后，书话写得极少，学术内涵则较多了。但有得必有失，生逢其辰，固是好事，民间仍有疾苦，则不太重视了。古人说：“文章憎命达”，也有一定的道理。

此书提到了欧阳山的《苦斗》，我可以肯定许多人不知道“苦斗”苦到什么程度，我在这补说一些“轶事”，使此事不致散逸。

欧阳山写完《三家巷》，广东人民出版社不满意。他是名家，拿到北京出版了。为此，广东人民出版社作了第一次检讨。后来形势转变得较为开放，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三家巷》的续编《苦斗》。“文革”开始，《三家巷》《苦斗》及其作者欧阳山都成为批判重点。欧阳山本人当然要检讨、交代，广东人民出版社则作了非常复杂的“检讨之检讨”。当然这次“检讨”被认为“不深刻”，书稿一再修改加工。到了改革开放时期，欧阳山心情愉快，恢复写作，广东人民出版社则主动进行了“检讨之检讨的再检讨”。我未读到原文，但可想象到措词的困难和执笔者的复杂心情。

写这些不是忆苦，而是思甜。希望韦泱珍惜现在的大好时光。如果可能，我建议再去读读李清照的《金石录后序》，对今日的综合国力全面增强会有深切的感受。因为，人在颠沛流离之中，根本不可能有淘书、藏书之乐。

（这是 2015 年蒋星煜先生抱病撰写的最后的文字，是他为韦泱的《淘书路上》一书所作的序，文章标题为编者所加。）

纳粹阴影下的柏林众生相

◎ 刘 蔚

对伊舍伍德有所了解，是在读了他与奥登合著的那本《战地行记》之后。上世纪 30 年代，卢沟桥事变之后中国全面抗战，伊舍伍德携手好友奥登来到中国做了 5 个月的战地旅行，合作写下了《战地行纪》，充满人道主义的情怀。伊舍伍德的小说集《别了，柏林》依然与奥登有关。1929 年，伊舍伍德随奥登前往柏林，在这里生活了 4 年，见证了希特勒纳粹在德国的兴起，他将这段动荡岁月的生活写进了《别了，柏林》之中。

《别了，柏林》由《柏林日记》（1930 年秋）、《萨莉·鲍尔斯》、《吕根岛上》（1931 年夏）、《诺瓦克一家》、《兰道尔一家》、《柏林日记》（1932 年冬——1933 年）等 6 篇小说组成。每篇小说各自独立，但小说中的人物又会在别的篇章中出现，“我”则贯穿 6 篇小说的始终。用作家自己的话来说，他“是一部快门常开的相机”，随时随地会将所见所闻“拍摄”下来，因而获得了大量第一手的素材，然后，他对这些素材像对电影胶卷一样进行裁剪和剪接，最终便成了具有蒙太奇效应和戏剧性的 6 篇小说。它们没有虚构、没有渲染，客观呈现 1930 至 1933 年纳粹崛起及反犹浪潮肆虐背景下的柏林社会生活。

《柏林日记》（1930 年秋）中施罗德小姐家的房客美尔小姐是个卖唱的歌手，同时是个狂热的纳粹分子。另一位房客、犹太人格兰兰内克嫌她唱得难听，说不如听猫去叫，惹得美尔小姐火冒三丈，发誓要回击这个犹太女人对全体德国妇女的侮辱。《萨莉·鲍尔斯》中，施罗德小姐为结识了女歌星萨莉而沾沾自喜，但她的兴奋劲没有持续多久，因为战争即将爆发的谣言让银行倒闭了，储户们面临破产的危险。《吕根岛上》，在餐馆里与彼得辩论的小青

年宣称希特勒并不希望战争，而是维护和平，接着无限神往地说道：“战争可以是美好的，你知道！想一想古代的希腊人吧！”《诺瓦克一家》里奥托的哥哥、好学勤劳的诺塔也迷上了法西斯主义，一有空就与他的那帮纳粹朋友混在一起，让他的母亲诺瓦克太太忧心忡忡。

《兰道尔一家》中，“我”应犹太商人伯恩哈德·兰道尔邀请，去他的乡间别墅参加一个晚会，“我”发现参加晚会的人貌似在玩，实际上心不在焉。晚会结束时，人们还不肯离去，终于，“电话边沉重的谛听的面孔松弛成了微笑。政府安全了，电话告诉我们。几个客人欢呼起来，带了一半的玩笑，但毕竟放下了心”。原来，伯恩哈德他们在守候总统竞选的开票结果，选举的结果关系着德国的命运，尤其是德国犹太人的命运，而在场的伯恩哈德等许多人正是犹太人。难怪兴登堡蝉联总统的结果出来后，伯恩哈德开了句玩笑：“资本主义再一次得救了。”而在《柏林日记》（1932 年冬——1933 年）中，希特勒已经上台，纳粹更加猖獗。纳粹分子公开袭击了一家宣扬和平主义的出版社，让人想起了德国著名犹太诗人海涅的名言：“谁要是烧了书，谁最后就得烧人。”历史不幸证实了海涅的预言，希特勒从公开烧书到用焚化炉大规模地焚烧犹太人，前后只用了不到十年时间。

《别了，柏林》用纪实的手法、简练而生动的叙事，讲述了笼罩在纳粹阴影下的柏林人贫困、灰暗、苦涩乃至病态的生活。施罗德小姐曾经家道小康，但如今已经沦落到自己打扫家庭卫生、靠出租房屋聊以度日的境地；奥托一家 5 口人挤在一套小房里，但还要腾出一张床来出租补贴家



用；萨莉是个从英国来到柏林淘金的女歌手，她三天两头调换情人，最终却被一个冒充好莱坞电影人的波兰小混混骗走了钱财，让人哭笑不得；让人印象最深的是伯恩哈德。他是个成功的犹太商人，为人谦和，深邃多思。他常常对自己的生命和前途生出一种离奇的虚无感，最后，他死于莫名其妙的“心力衰竭”，公司的所有财产被纳粹没收。

小说中有一段“我”和伯恩哈德夜里乘车赶路的描写：“无线电塔楼的微光在黑暗里闪动。漆黑笔直的路向我们扑来，好像扑向毁灭。在有垫褥的车里的伯恩哈德拍着膝盖上的狗。它在黑暗里感到不安了。”这段描写极富象征意味，它是笼罩在纳粹阴影下的德国人被黑暗与灭亡的命运一步步吞噬的形象写照。

“未来”书单

未来主义成为流行元素之一，未来既与我们的现实相关，又昭示现实的某种前景，它激发人们的好奇与探究。此推荐书单由季风书园提供——编者

《灵魂机器的时代》(美)雷·库兹韦尔著，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信息技术、生物工程、纳米材料是当代科技三大前沿。到 21 世纪，这三大技术将合力打造出新的智能机器，将重塑人类的大脑和躯体。作者大胆预测：21 世纪，人类和机器将难分彼此，人类将不再是万物之灵。电脑将比人脑有高一百万倍的智能。机器不仅具有智能，而且具有灵魂，将具有人类的意识、情绪和欲望，而人类身体中植入了用生物工程和纳米材料制成的电脑芯片、人造器官，将比现代人类更长寿，有更强的学习能力，更灵敏的视觉和听觉，而虚拟现实有可能使人机发生“恋爱”……这不是科幻小说，更不是天方夜谭，这是库兹韦尔为我们描述的“灵魂机器的时代”。本书最末的大事年表中展示了宇宙演化、生命进化和科技发展的历程，使读者对世界科技的发展过程和走向一目了然。

《必然》(美)凯文·凯利著，电子工业出版社出版

凯文·凯利对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趋势有着深刻的见解。20 年前，他的《失控》一书，便已预见了当下几乎所有的互联网经济热点概念，如：物联网、云计算、虚拟现实、网络社区、大众智慧、迭代等。此次，凯文·凯利在新书《必然》中，提到了未来 20 年的 12 种必然趋势。

《从 0 到 1:开启商业与未来的秘密》(美)彼得·蒂尔著，中信出版社出版

在科技剧烈改变世界的今天，想要成功，你必须在一切发生之前研究结局。Paypal 创始人、Facebook 第一位外部投资者彼得·蒂尔在本书中详细阐述了自己的创业历程与心得，包括如何避免竞争、如何进行垄断、如何发现新的市场。《从 0 到 1》还将带你穿越哲学、历史、经济等多元领域，解读世界运行的脉络，分享商业与未来发展的逻辑，帮助你思考从 0 到 1 的秘密，在意想不到之处发现价值与机会。

《大未来：移动互联时代的十大趋势》(英)萨旺特·辛格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作者萨旺特·辛格是弗若斯特沙利文公司合伙人，全球顶级趋势预测专家。自 1999 年加入沙利文公司以来，他主持过的企业和商业策略咨询项目已超过 250 个。

萨旺特先生根据沙利文这一世界最大咨询公司的广泛调查，历时五年，为广大读者奉献了这部预测未来十年十大影响商业和生活最重要的全球趋势的书，包括 E-手机时代、城市化、公共健康、社会潮流、新战争范畴、虚拟连接的世界、创新零概念、以智能为标志的新绿色革命等。

《正在设计的未来》李德庚著，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

本书展示了欧美顶级设计院校是如何开展设计研究，设计研究如何为设计行业的永续发展提供动力，如何为设计商业的基业常青提供钙质，设计如何整合跨行业与学科的发展成果等设计前沿话题；还展示了完整系统而各有特色的设计课题，如顶级设计学院的研究所如：麻省、桑德伯格、圣马丁及一流设计师的研究项目；欧盟支持项目“链接城市”、中瑞联合项目“字体城市”等。

《生命的未来》(美)爱德华·威尔逊著，中信出版社出版

美国南部海岸平原，象牙喙啄木鸟日渐凋零，归于静寂无声；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原是两栖类动物界的传奇，如今已消失了生存的踪迹；天性害羞、最难繁育的苏门答腊犀牛，不知不觉在骤然衰减……甚至，许多珍稀动植物距离灭绝仅需 100 个心跳。种种令人难过的细节，各式各样的物种消灭模式，无不说明正是人类的贪欲、无知与不经意，迫使着全球生物踏上最后的毁灭之路。

被灭绝的本是可被拯救的，威尔逊对生命的未来并未绝望。他坚信人类对自然的生命之爱，列举大量政府、民间组织与科技通力合作的成功案例，勾勒出一个可持续的未来。他以对生命的真挚热爱与极大敬意，完成这部面向大众的科普名作，出版后赢得公众与学术界的一片赞誉，国际影响深远。